

經部

春秋分記卷七十五　　宋　程公說　撰

楚世本第二

共王　　康王

郟敖

共王 諡法敬長奉上曰共

名審莊王子宣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

成公經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

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二年秋九月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

叔夏姬之夫早死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宣十二年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穀臣與襄老

之尸以求之邲之戰囚知罃欲歸罃請穀臣及襄老尸事見三年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鞌之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克族子以

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葢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宣十八年事見魯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時晉為魯衛敗齊于鞌齊從楚故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

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葢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閲民户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彊其丈切冠音貫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成公子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

王車為左右則有相臣僕之意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經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經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傳並見鄭

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楚圍宋之役宣十

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族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

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乗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救巢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来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歳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經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傳九年秋晉侯景公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側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

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晉君尊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衆潰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

結成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公子辰

傳十一年冬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傳十二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並詳見晉秋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傳十五年夏六月楚將北師侵鄭侵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經十有六年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厲公及楚子鄭伯戰于

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音戈）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思文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罷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

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及戰呂錡射共王

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經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傳見舒庸）

經十有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公經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救鄭故）

經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冬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

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求成於晉秋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經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傳五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来

定巳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而疾討陳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

經七年冬十月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經八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經九年冬十有二月楚子伐鄭

傳九年冬十二月楚子伐鄭是年鄭與晉平鄭及楚平楚莊夫

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經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時晉會諸侯伐鄭

經十有一年秋七月楚子鄭伯伐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以鄭服晉

經十有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十二年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在十年秦嬴歸于楚景公妹為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傳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　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節南山亂靡有定為明年會向傳

康王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名昭共王子襄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十五年

襄公經十有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傳十四年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子都郢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都人士

傳十五年春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傳十六年夏六月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

之役年十二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

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經十有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冬十二月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再宿于城下而還涉於魚

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師曠歌南北風以聽晉楚之強弱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傳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公子追舒

經二十有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二十二年冬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洩漏君命臣亦不為王遂殺

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從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殺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音預殺如字又音弑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藺敏修曰楚王將殺子南三泣以告其子棄疾王之泣者有不忍於其父子之間之心也而棄疾以不洩命為忠子南遂死焉嗚乎悲夫棄疾其忍哉

臣子不幸而處於此必有道矣盍亦告於王損其禄離其黨而捨之盍亦告於父致其位辭其人而遠之若是可以少安而忠孝兩立矣初曰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既而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刑所當誅而有子者皆指以為讎是士師與王為怨府豈理也哉死無益於其父而重君之過君子不為也

復使蔿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子木為莫敖有

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申叔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經二十有四年夏楚子伐吳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齊侯莊公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秋齊侯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諸侯會夷儀將伐齊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晁補之曰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偽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其意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子馮以之

經二十有五年秋八月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二十五年秋七月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史楠曰案世本言屈蕩屈建之祖父也宣公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者為左廣之右至此相去五十八年豈其尚存必左氏之誤也杜預知其不可乃謂之同姓名國與時異而同姓名理或有之豈有同國同時耳目不相逺而偶合耶按屈氏楚惟

一族非若他姓之泛泛者使出於其族則是不諱其祖父矣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墊隘廬水雨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冬十月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庀(治也四婢反)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尚書傳云停水曰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九夫為井)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二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

經二十有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傳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之倫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音恤）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子）相善也伍舉娶於

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布荊坐地）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於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寔多歸生（聲子名）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

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卬）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殷武）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

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成六年）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事見陳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巫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

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来楚罷（音皮）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户郎切）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

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鳴伍舉子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涉于氾而歸

經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六月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辛巳將盟于

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葢孔

子追正之晉荀盈遂如楚涖盟詳見宋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經二十有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乙未楚子昭卒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夏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子大叔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

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禍）冬十二月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及漢楚康王卒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郟敖

名麇康王子襄二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昭公元年公子圍弑而代之在位四年

襄公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

許男送葬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圍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秋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傳三十一年衛侯襄公在楚北宫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

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婚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来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於勇切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

會於虢尋宋之盟也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於前以自衛新注衛二人分立若離坐離立之類）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特緝蒲為王殿屋）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言子且自憂此）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謂圍此冬簒位不能終州犁尋為圍所殺）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非唯暴虎馮河可畏不敬小人亦危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文王）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詩正月作褒姒威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　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黒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弑君而先除二子也黒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郟敖子右尹子干王子比出奔晉宫廏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

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　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産曰具行器矣楚王汏侈而自説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

春秋分記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或問記卷七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騰械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春秋分記卷七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楚世本第三

靈王

靈王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即公子圍共王子昭元年弑郟敖及其子而代立更名熊虔明年改元昭十二年伐徐次于乾谿十三年樂乾谿不能去公子比與公子棄疾殺其子祿立子比為王靈王七五月而卒

在位十二年

昭公經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頼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許鄭）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

(難以鼓切)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篡弒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

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馬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通也）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

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也何

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音孟津

之誓成有歧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六禮楚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墮許規反布也服云輸也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湯武成康穆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

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吳邑慶封所封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

其大夫（崔杼弒君慶封其黨）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

禍亂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吳兵在東北楚戍兵在東南絶其後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經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

屈生于蒐氏晉侯送女於邢邱子産相鄭伯會晉侯于
邢邱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
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
儀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
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
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
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

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

之可恥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

禮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音日傳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

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經六年秋九月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

傳六年夏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賢遍切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秋九月楚子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宫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經七年春三月公如楚

傳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宫納亡

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宫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

周文王之灋曰有亡荒閲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刑書名烏侯切之灋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誅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宇赦無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

彊曰臣能得魯侯遂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共康郟敖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如楚弔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

貺矣何蜀之敢望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晁補之曰薳啓彊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而恥

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蓋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彊詐魯以還之君吝臣欺何以爲國彼哉彼哉

經八年夏四月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冬十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八年秋九月楚公子棄疾奉孫吳圍陳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冬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與靈王爭皇頡在襄二十六年戌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

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九年春二月楚公子棄疾遷方城外人於許詳見許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

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謂不可復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八年楚滅陳今年楚滅蔡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郟敖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年歲星周復在大梁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殺以祭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

九年奔楚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徒弔切君所知也詳見蔡

經十有二年夏楚殺其大夫成熊冬十月楚子伐徐

傳十二年夏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令尹子玉之孫同出於若敖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冬十月楚子狩于州來冬獵次

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音篤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
徐以懼吳徐吳與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
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木用切右尹子革
夕以夕見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與呂伋齊太公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分扶問切下皆同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

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之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昆吾曾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鏚斧也音戚柲柄也音祕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

馬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經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傳十三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在十一年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四年王奪鬭韋龜中犨地名又奪成然韋龜子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事朝吳在襄二十二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偽與蔡公盟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已觀從也音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

成敗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蘧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大子近官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

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

楚王沿夏將入于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

殺君司馬將來矣棄疾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蔓成然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棄疾平王不念怨而召用之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

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故還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

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共王妾使五人齊音齋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托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長立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言如市賈同利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楚

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春秋分記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七　　宋　程公說　撰

楚世本第四

平王　　昭王

惠王

平王諡法布綱持紀曰平

名棄疾共王少子康王弟昭十三年殺公子比而立改名熊居明年改元至二十六年卒在位十三年

昭公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取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新注量事而官之曰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佐立之德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子旗子居鄖以無忘舊勳

經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傳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有功於平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乃旦切）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多權謀）吳

在蔡蔡必速罪去吴所以翦其翼也

經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經十有七年冬楚人及吴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冬吴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楚故典）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吴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吴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傳十八年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經詳見許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舉之子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無寵於太子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夏五月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書所謂微盧彭濮人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

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令就城而取之　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吴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遷怒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傳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妾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寃故遣令出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名奮揚奮揚使城父人

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子）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音至）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

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寧食楚人皆殺之　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

傳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隱大子子平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侯廬弟

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謂朱）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經見蔡）

傳二十三年秋七月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戊辰晦戰于雞父楚師大奔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楚囊瓦子常為令尹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增修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安習三務成功春夏秋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

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者耆强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經二十有四年冬吴滅巢

傳二十四年冬十月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傳二十五年冬十二月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復茄人於州屈音加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其郭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經二十有六年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傳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長庶曰大子壬弱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

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外援秦也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立昭王

昭王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名軫平王子昭公二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年定之四年吳伐楚昭王出奔明年九月歸郢至襄六年卒在位二十七年

昭公經二十有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夏四月吳公子光弒王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

甲馬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句子）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國中祭祀）莫不謗令尹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廏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

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光新立 疆埸音亦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 九月巳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傳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

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己卯滅徐　伍員

言於吳子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

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

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也亟數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

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傳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

救潛吳師還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

章吳師還

定公經二年秋楚人伐吳

傳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使以師臨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偽為吳畏楚師助其伐桐吳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傳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

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霜音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禮遣蔡侯之物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秋七月楚人圍蔡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辭蔡侯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犁之孫

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毀吳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

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子常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

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呂祖謙曰楚之致敗固非一日然所以速亡亦自有說當時司馬戌之謀欲使子常禦吳人於前司馬以奇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勝敗未可知正緣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之一言所以喪師幾亡國在此惟子常私心疾忌謂楚惡己而好司馬恐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也史皇雖區區能死與自經於溝瀆何異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世族譜季芈畀我皆平王女服云畀我季芈字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敗吳

師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委禽馬嘗在吳為闔廬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音慮氏也）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

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傳五年夏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楚大夫）其子帥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與吳戰多死麇中）子期曰國亡矣死者

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音因輿罷楚大夫）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冬十月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

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

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如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有賢臣所以復國

傳六年夏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經十有四年春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傳見頓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傳見胡

哀公經元年春王正月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各别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使蔡徙國

經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傳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楚叛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音攝）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致者其衆）會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避吳夜結期襲梁霍）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司馬即眅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武關）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詐與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馬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經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傳六年春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昭十三年）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

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雲在楚上故當王身若禜音詠禳祭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移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於虔切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

惠王 謚法愛民好與曰惠

名章昭王子哀六年嗣立明年改元八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十七年白公勝叔王置之高府自立月餘白公敗復位紀二十一年左氏之傳終矣五十七年卒

哀公經九年夏楚人伐陳

經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經十有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並見陳傳

傳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建請

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

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沈諸梁音攝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

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

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

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

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楚國新復政令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

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宜僚辭距）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得鎧杖兵器備而獻欲因為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効其多力）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

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知其殺賢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王母越女葉公亦

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歳焉日月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魚廢切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得民心欲與白公並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子西子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勝弟）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

傳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二人

嘗輔子西子期伐陳子高曰率（音帥下同）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遂圍陳秋七月己卯公孫朝帥師滅

陳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惠王弟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寧而使為令尹

傳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圍鄾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楚開卜大夫曰如志故命之命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子國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

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右楚始終春秋凡十三君書卒者六不書卒者四有故者二惟惠王後春秋經終自惠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

論曰自昔外域之强弱常視中夏之盛衰非外域之自為强弱也由中夏盛衰而致之也天地之間大而隂陽消長之機小而川谷竭虚之應而人之一身元氣客邪

互為損益皆是理也荆楚之猾夏尚矣詩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厥德中衰則不庭故武丁之興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而後帖服焉及周盛時周公為相天下莫不一乎周也故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而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及周中儹則有不咸宣王復興蠢爾荆蠻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而後能服之平輅東遷荆楚復悍然

於江南至武王僭號抗衡中國故春秋夷狄之患非一也而楚為甚翦伐諸姬敗我王略極之觀兵周疆可無以制之哉故伯政雖王道之衰而春秋猶幸之者謂其攘夷狄尊中國故也方蔡鄭懼楚而始為鄧之會諸侯莫知適從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齊桓公經營三十年召陵之師不戰而卒帖荆桓公歿宋襄公起而紹伯不得其道乃與為會而顚蹶執敗之辱幸晉文公嗣出制於城濮之役而楚焰始抑矣然推其始思其艱

則桓公之功為大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兹春秋取桓公微旨也逮襄公世晉霸既衰中國政在大夫合左師欲弭兵以為名而盟于宋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諸侯大夫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然後知桓公有功於春秋而聖人拳拳於中夏外域盛衰之變者深矣

春秋分記卷七十七